

北京人在纽约

曹桂林 / 著

如果你爱他，
就把他送到**纽约**，
因为那里是**天堂**；
如果你恨他，
就把他送到**纽约**，
因为那里是**地狱**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北京人在纽约

曹桂林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人在纽约/曹桂林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10218-1

I. ①北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2693 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 徐子苕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9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5.75 插页 2

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218-1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如果你爱他，
就把他送到纽约，
因为那里是天堂。
如果你恨他，
就把他送到纽约，
因为那里是地狱。

二月初的北京，天儿真冷。

天色还没有大亮，蓝灰蓝灰的晨空里，呼啸着西北风。

历来勤勉的北京人此时已经吃完了早饭，出了各自的家门去上班。

他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，或者蓝色的棉猴儿，或者式样说得上新式的风雪衣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顶着寒风，走得匆匆忙忙。

自行车和行人汇在了一起，车铃声和脚步声汇在了一起，成了一股喧闹的河流。这河流平稳，却又漾着不小的响动朝前方流淌了去。它的骚动与嘈杂，像是在告诉人们，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又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在自行车的河流中，有一对青年男女并不引人注目。

男的叫王起明，三十五岁，北京一家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；女的叫郭燕，是他的同行，也是他的妻子。

他们的穿着并不与众不同，他们骑的自行车更和众人的别无二致；淹没在这自行车的车流中，旁观者很难把他们从中择出来。

但是，如果细心地观察就会发现，他们骑车的速度比旁人稍微快一点，显然他们比别人蹬得卖劲。而且，骑在途中，他们还偶尔交换一下只有他俩之间才能读懂的颇带神秘的微笑。

其实，他们与众人最大的区别并不在外表，而在他们的内心。在



这条大街上，多数人是去上班或者上学，走的是一条每天都走的平平常常的路；而王起明和郭燕走的却是一条他们平时没有走过的路，他们内心里觉得，路的尽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神秘的国度。

王起明单手扶把，另一只手推着郭燕的后背，助她一臂之力。

“你这么推着我，不累吗？”郭燕问丈夫。

王起明一笑：“不累。哥儿们能这么着一直给你推到美国去！”

郭燕眉宇间掠过一丝担忧。她说：“也不知道办得成办不成……”

王起明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办得成，准办得成。我有预感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他心里也没有太大的把握。

虽然是清晨，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

看见这么多人，王起明心里头有点泄气。

“你瞧瞧你瞧瞧，让你快点骑不是，这晚了吧？”他一边找地方放自行车一边埋怨郭燕。

“知道晚，”郭燕反唇相讥，“你倒是早起呀。”

“我早起也没用，”王起明锁上车，拉着郭燕去找队尾，“你不得伺候咱们宁宁吃了早饭去上学！”

一提起女儿，郭燕又添了件心烦事：“要不咱甬办了，真放女儿一人在家，行吗？”

王起明站在了队尾，听见了妻子的话，觉得十分好笑：“甬办了？都办到这份儿上了又甬办了？亏你说得出！宁宁？你得这么想，就是为了宁宁，咱们才死活得办成呢！”

“办什么的？”一个干瘦的小青年从队首那边溜达过来，毫不见外地接过了王起明的话茬。

王起明不大喜欢眼前这位面带菜色的小痞子，拉长了声音回答：

“办美国啊！”

“我还不知道是办美国，真是，”那瘦子一脸鄙夷的神色，“要办黑龙江兵团也不在这儿排队呀！”

“那你问什么呀？”

“我是问你，是办探亲，还是办自费留学？”

“探亲。”

“探亲？”

“阿姨。”

瘦子一指王起明夫妇：“小两口一块？”

王起明点点头。

瘦子又问：“非一块去不可？”

王起明反问：“怎么了？办起来困难点，是不是？”

“困难？岂止困难呀！”瘦子的话斩钉截铁，“根本没门儿！”

一听这话，王起明心里一阵发紧。他觉出郭燕的手本来是扶着他的胳膊，一听那话，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捏了他一把，生疼。

“怎么就没门儿了呢？”王起明不甘心地问。

看来，瘦子对自己的话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极为满意。他立刻露出了一副签证专家的面孔，其权威性不容置疑。

“跟您这么说得了，”他摆出一副细细道来的架势，“我爸我妈两口子，去探我大爷，俩人加起一百一二十岁了，美国人愣告诉说有移民倾向，办三回了，愣没办下来。您呢，我看，没什么戏，趁早回家，干点什么不好哇。”

王起明没说话。不是不想说，是什么话也说出来了。堵，真堵心啊！

“甭听他的，”郭燕低声对王起明说，“他懂什么呀，他又不是美国大使。来都来啦，怎么也得试试呀！”

“那倒是！”那瘦子听见了郭燕的话尾，“既然到了这个地界，排上了这个队，好歹的也得试巴试巴。昨儿有个小姐怎么就签了呢，那是运气吧？不是！人家盘儿亮，条儿顺。老美看着这妞顺眼不是！签证这玩意儿没谱，谁也说不准哪块云彩下雨！”

这时候，一辆飘着美国国旗的凯迪拉克轿车向使馆大门驶来。

警卫提醒着人们：“让开！让开！”

那瘦子弯着腰凑上车窗向里头瞅，然后回过头来悄悄地对王起明说：“今儿他妈的有门儿。金丝猴来了，有戏，碰上胡子不行。”

王起明有点摸不着头脑，问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：“怎么这使馆里头还养猴啊？”

学生模样的人给他解释：“不是真猴。这是他们给领事们起的绰号。金丝猴是指的一头金发的女领事，据说，这位女士挺和气；胡子是说的另一个男领事，听说那男的不好说话，好像不会干别的，就会拒签。”

王起明问：“好像您对这儿挺熟悉。有内线？”

“没有。就是来的次数多了点。”

“几回了？”

“算这次，四次了。”

王起明心里又是一紧。

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，使馆里出来人给大家一人发了一张表格。人们先是三五成伙地商量，然后就分头去填。王起明和郭燕一面自己商量一面“不耻下问”，费了不小的劲才填好表格，这时人家来收表格了。

“一号，张茂！”

这是工作人员在叫名字。

“OK了，您哪！”那个瘦子应声蹿了出去。大家听“张茂”这个名字觉得有趣，随着乐了一阵子。“张茂！他妈干吗给他起这么个名儿？”“张茂，这名儿不错，透着老实。”

西北风还在叫唤，签证的人们都在等，都不怎么说话，心里想着同一件事。

郭燕挽起王起明的手。她有点抖，可能是冷，也可能不是。

没过几分钟，门开了。张茂瘦瘦的身材从里面闪出来。

大伙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没戏。”张茂一脸的沮丧。

有人问：“今儿不是金丝猴吗？”

“是金丝猴，”张茂回答，“金丝猴今儿也不够意思，可能是让胡子给传染上了。”

大家伙一阵低低的哄笑声。

工作人员又叫了几个人进去。人们在外头焦急不安地看着里头，探着身子，伸长脖子，好像能看出点什么。

从门里头，不时走出一两个没精打采的人们，跟让霜打了一样地发蔫。

“王起明、郭燕！”

工作人员叫了他们俩的名字。

王起明低声地问妻子：“你看，有戏吗？”

郭燕回答：“准成！”

王起明这时候明白了：女人比男人坚强。

他们走进了使馆的大门。

对于外边的人来说，他们进去不过二十分钟；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进去了整整一辈子。

张茂对旁人说：“这俩是最没戏的。两口子一下都想办成，有这

么美的事吗？美国梦也不是这么个做法呀，是不是？”

可是他的话音刚落，使馆门开了，王起明和郭燕相拥着，脸颊上闪着泪花，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张茂走上前去：“签啦？”

王起明一个劲儿地点头。

张茂“哎呀”一声，不尽的遗憾：“今儿这事，可真邪门了，嘿！”

王起明低声问妻子：“给咱们签了？”

妻子说：“签了。”

“真的签了？”

“真的签了。”

王起明不顾一切地拥抱住郭燕，深深地吻她。

“哟，这还没到美国呢，都美国派啦！”张茂在一旁不无忌妒地评价着。

王起明和郭燕完全不顾这些了。他们在西北风里吻了半天，然后向等签证的人们挥挥手，走了。

没走出几步，他们听到身后有掌声。两人回头一看，那个叫张茂的瘦子带头鼓掌为他们送别。

王起明想了半天，才憋出一句话：

“美国见！哥儿们！”

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，灯光通明，听众席上座无虚席。一阵热烈的掌声之中，王起明第一个走上舞台，随后是小提琴郭燕，中提琴邓卫和二提琴小珍。

王起明向听众鞠躬后扫了一眼他们。在他的眼里，今天的听众比哪天都顺眼。他又瞥了一眼郭燕。郭燕红光满面，眼睛发亮。

“她真美。”王起明心里在想。他觉得自己像初恋一样地坠入了

情网。

四个人坐稳后做了最后的音高调整。王起明向其余三位看了一眼，然后头猛地向下一点，乐曲像泉水一样地流淌了下来。

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是他们心里熟得不能再熟的曲目。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恰到好处，演奏得格外动人。

随着乐曲的高低起伏，郭燕的一头秀发有节奏地摆动。在王起明的眼里，那美得不能再美的秀发是莫扎特美得不能再美的四重奏的恰当注脚。

邓卫和小珍也演奏得出神入化，真是没的说了。

一曲终了，观众们的掌声像夏日打在屋顶的雨点。

返场的小曲子也很叫好。听众们沉浸在乐曲中，不断地有节奏地鼓掌。王起明他们四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。

掌声经久不息。可是他们四个人却迅速地钻进边幕，一个劲地朝舞台监督摆手。不大一会儿，他们就把音乐厅里的掌声抛在了耳朵后面。

“你们俩先回家。我去西单买点熟菜。”邓卫大踏步地走，抡着琴盒。皮鞋在冰凉的柏油路上响亮地敲着。“小珍，你回家把那瓶茅台拿来！”

“别拿茅台了，”王起明拦住了邓卫，“又不是第一次聚会了。”

“当然不是第一次了，”邓卫说，“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！”

一句话，说得四个人都站在了寒风凛冽的大街上，互相看着对方，说不出来的滋味。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。

小珍先是缓过劲来：“邓卫从来也不会说人话。什么叫最后一次呀，《最后的晚餐》？”

王起明淡然一笑：“也没什么。可不就是最后一次吗？”

“甭管是不是最后一次，”郭燕说，“吃好了最要紧！”

“对!”邓卫响应。

“你们快去快来!”王起明叮嘱着邓卫和小珍,“我们先回家备菜啦!”

四重奏旋即在音乐厅门前的一片夜色中解体。

“最后的晚餐”很有光彩。不大的圆桌上摆着几样菜,粉肠、炸花生米、豆腐干、凉拌白菜心,大菜是红烧鸡、清蒸鱼和炒虾仁。邓卫和小珍拿来的茅台酒堂而皇之地放在圆桌中央。

王起明颇为感叹地说:“哎呀,到了美国,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吃上凉拌白菜心呢!”

“土去吧,你,”邓卫说,“人家美国是吃牛肉、喝牛奶的地方,谁吃凉拌白菜心啊!”

小珍说:“那些东西要是吃腻了,也备不住想吃两口白菜心呢!”

邓卫打开酒瓶,给各位都倒上了茅台酒。

“起明呀,我早就说过,”邓卫端起酒杯,“你小子有命,命好!早晚有这一天!”

小珍也举起杯来:“祝你们在美国,生活美满幸福!”

“这都是废话!”邓卫不耐烦地说,“到了美国还有不美满幸福的?我就没这个命,说了归齐,是我们家的德行不够,没跟美国挂上关系。我老纳闷:当初,我妈怎么就没嫁给老美呢?”

“行啦行啦,从来就没正形儿!”小珍打断了他,“你妈要是真嫁给老美,哪来的你呀!”

王起明喝干了一盅酒,款款地说道:“我看,邓卫你也别悲观。你知道我们家怎么样?我们家祖宗八辈就没出过城圈,甭说美国了,连天津都没个走动的亲戚!”

郭燕接过来说:“要不是我屈尊俯就进了你王家的门,有个姨在那边挂着,想去美国,做梦去吧,你!”

“噢！我算悟出了个道理！”邓卫高叫。

“什么道理？”大家都问他。

“什么叫美国的移民政策呀，说白了就是大鸡巴政策；只要那玩意儿一连上美国的边，准给签证！”

一阵哄笑。

小珍用筷子头一点邓卫的前额，笑着说：“喝两口酒就出来现眼！”

郭燕也乐着说：“你小子嘴里，吐不出象牙！”

“嫂子，嫂子！”邓卫极其认真地说，“您可别正经，您是用您美妙的身体，为起明架起了一道去美国的桥！”

王起明乐开了花，用手拍着桌面。

郭燕羞得满脸通红，只是抿着嘴笑，不知道该跟这浑小子说什么好。

“嫂子，别脸红啊，您！到了美国，还有您脸红的地方哪！那地方，脱光了屁股满街跑，没人管。女人跳脱衣舞可都是正当职业。您再瞧瞧咱们这儿，隔着老棉裤多瞅她两眼，都告你是大流氓！你说怎么那么不开化呀，啧啧！”

郭燕争辩道：“乱搞男女关系，也是开化，哪儿听来的！小珍，你可得看好了他！”

小珍也附和着郭燕：“邓卫，你把人家美国说成什么了。你以为人家都像你哪？”

“都让你明白不就没学问了吗？”邓卫冲着小珍说，“说正经的，美国怎么那么富，那么强！它自由，随便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由着性儿来，我想干这个，甭请示，干！没人拦着……”

“可我，”王起明被这话触动了心事，“还不知道干什么好哪！”

小珍插话：“你倒不必为那个操心。人说，在国外，洗碗也能每月



挣几百!”

“可我没干过那个呀!”王起明认真真地说。

“那有什么难的。再说,”邓卫给王起明打气,“再说,人家都是机械化!”

“我想,”郭燕看出丈夫的忧虑是真的,就劝说道,“哪儿也不能让咱们饿死!”

“嫂子这话对!”

“要说我不放心的,倒不是我自己饿肚子,”郭燕说,“我是……”

“嫂子甬说了!”邓卫打断了郭燕的话头,“你是担心宁宁,对吧?”

“你放心走你的,”小珍也宽慰郭燕,“有我们!每礼拜我准保去奶奶家两次,老的少的,我们全包了,委屈不了他们!”

“宁宁十一岁了,正是该妈妈管的时候,”说着,郭燕的眼圈泛红了。“可我这当妈的,倒去了美国,我……叫什么妈妈呀……”

终于忍不住,郭燕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掉。

王起明揽过郭燕的肩头。郭燕的泪水滴落在王起明的肩头。

王起明忍着自己的泪水哽咽着劝慰妻子:“别担这个心,别担这个心。宁宁是好孩子,天底下,最好的,好孩子……”

深夜,邓卫和小珍告辞了。

盛满热情的小屋子里一下子空落落了。郭燕一边铺展被子一边对丈夫甜甜地笑着说:“今儿可是在中国的最后一夜了,可别喝了几口酒就倒头睡觉。”

王起明明白妻子的暗示,一下子从背后抱住郭燕。

王起明亲吻着她的脊背,说:“我不放过任何机会!”

郭燕听了这话,立时扭转过身来,正色地对王起明说:“到了美国,我可不许你去看光屁股舞!”

“我不看！白让看都不看！”王起明一边解开郭燕的衣服，一边抚摸她洁白丰满的胸，“谁的屁股也没有我老婆的好看！”

“到时候就怕不是你！”郭燕勾着王起明的脖子仰倒在床上。

“我就是我，到哪儿也是我……”

王起明的后半句话被热烈的吻吞没了。幸福和满足，好像是从未有过的，好像是从天而降的，在这一夜里，美被展示得淋漓尽致。然后，他们相拥着，依偎着，睡熟了。做梦了。

他们梦见了没有见过面的美国，梦见了他们自己，梦见了难以描画的却又切切实实的幸福和安宁。

他们做着共同的梦，在梦中交谈，在梦中紧紧地拥抱，生怕幸福从他们的臂弯间溜走……

也并不都是梦。

次日清晨，一架波音747客机从首都机场起飞了。在这架飞机上，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并肩坐在一起，两只手始终揽缠一处，长长的旅途，竟没有一瞬的分离。他们有好几次去问空中小姐：“我们是去美国吗？”

“是的，去纽约。”空中小姐无数次地回答他们。空中小姐理所当然地感到奇怪，为什么同一个问题要反复问上这么多遍呢？

其实，王起明和郭燕只是要证明，所有这一切，并不是梦。

二

纽约。J. F. K. 国际机场大厅。

王起明和郭燕拖着沉重的行李，在像迷宫一样的大厅里东张西望。

形形色色的人种在这大厅里会聚，这里仿佛包容了整个世界。

大幅的香水广告上美女的媚眼瞥着从东方古国远道而来的王起明。王起明感到眼睛有点不够用。

“快走哇！姨妈怎么不来接呢！”郭燕拽了王起明的袖子，把他从迷途上往回拉。

“别急！别急！”王起明解释着，“人家姨妈是美国人，美国人讲信用，说来准来！”

扩音器里响起了女性柔和的英语。

“你不是学 Follow me 了吗？”郭燕对王起明说，“竖起耳朵听听，人家在说什么？”

王起明真的站住了脚，聚精会神地去听。听了一会儿，他摇摇头：“她说得太快！”

“说得慢你也听不懂！”郭燕一语道破。

“再听两句，再听两句！”王起明向郭燕摆摆手，侧耳倾听。

过了一会儿，郭燕问他：“听明白什么了？”

“她在说，”王起明想了想，说，“女士们，先生们……”

“就这两句哇？还有吗？”

“那肯定还有呀！就是，还得听一会儿……”

“May I help you?”(我能帮助你做点事吗?)一位机场服务小姐走上前来询问。

王起明被这突如其来的英语问蒙了，张着嘴看着那小姐。

“May I help you?”那小姐又问了一遍，长长的眼睫毛又眨了眨。

“啊，帮助，帮助，……I”王起明结巴了一阵，“I go home.”

“Where is your home?”(你的家在哪里?)

“我……我……I go home.”

“Yes, I see.”(是的，我明白。)机场小姐微笑着，十分耐心地说：“You’d better tell me, where is your home, tell me your home address, may be I can help you.”(你最好告诉我，你家的地址，也许我能帮助你。)

王起明被这一连串的外国话弄得不知所措，想不出更好的招儿来，光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“I go home. I go home.”

“No problem,”(没有问题，)机场小姐有点不耐烦了：“The front gate is over there, go out and find a taxi, tell them, where do you want to go.”(大门就在前面，出去后，叫辆出租车，告诉他们，你想要去哪儿。)

他们和沉重的行李，被弄出了机场大门，刚刚站稳，迎面走来一个一步三晃的黑人。

“Hi you, what’s up man? Oh yey, I know you man. You just got here. You need help.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, man: J.F.K. Airport is very dangerous place, come with me man. See there that is my car. I take you home man.”(嗨，怎么啦，我知道你，你是刚刚到这儿，对不对？你一定需要帮助。但是，我得告诉你，这个机场可很危险。别害